

朱子語類

二十



朱子語類卷第三十九計二十二版

論語二十一

先進篇上

先進於禮樂章

立之問先進後進於禮樂文質何以不同曰禮只是一箇禮用得自不同如升降揖遜古人只是誠實依許多威儀行將去後人便自做得一般樣或好看了古人只是正容謹節後人便近於巧言令色樂亦只是一箇樂亦是用處自不同古樂不可得而見矣只如今人彈琴亦自可見如誠實底人彈便雍容平淡自是好聽若弄手弄脚撰出無限不好底聲音只見繁碎耳因論樂黃鍾之律最長應鍾之律最短長者聲濁短者聲清十二律旋相爲宮宮爲君商爲臣樂中最忌臣陵君故有四清聲如今響板子有十六箇十二箇是正律四箇是四清聲清聲是減一律之半如應鍾爲宮其聲最短而清

或蕤賓爲商則是商聲高似宮聲是爲臣陵君不可用遂乃用蕤賓律減半爲清聲以應之雖然減半然只是此律故亦自能相應也此是通典載此一項徽宗朝作大晟樂其聲是一聲低似一聲故其音緩散太祖英明不可及當王朴造樂時聞其聲太急便令減下一律其聲遂平時舉

問先進於禮樂此禮樂還說宗廟朝廷以至州閭鄉黨之禮樂曰也不止是這般禮樂凡日用之間一禮一樂皆是禮樂只管文勝去如何合殺須有箇變轉道理如今日事都恁地侈靡其在南康時通上位書啓只把紙封後來做書盃如今盡用紫羅背盃內用真紅事事都如此如何合殺問孔子又云吾從周只是指周之前輩而言曰然聖人窮而在下所用禮樂固是從周之前輩若聖人達而在上所用禮樂須更有損益不止從周之前輩若荅顏子爲邦之問則告以四代之禮樂問如孔子所言禮與其奢也寧儉喪與其易也寧戚又云禮

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樂云樂云鍾鼓云乎哉此皆欲損過就中之意曰固是此等語最多又云觀聖人意思因見得事事都如此非獨禮樂如孟子後面說許多鄉原狂狷亦是此意鄉原直是不好寧可是狂底狷底如今人恁地文理細密倒未必好寧可是白直龕踈底人賀孫

夫子於禮樂欲從先進今觀禮書所載燕饗之禮品節太繁恐亦難用不若只如今人宴集就中刪修使之合義如鄉飲酒禮向來所行真成彊人行之何益所以難久不若只就今時宴飲之禮中刪改行之情意却須浹洽必大

從我於陳蔡章

問從我於陳蔡者皆不及門曰此說當從明道謂此時適皆不在孔子之門思其相從於患難而言其不在此耳門人記之因歷數顏子而下十人并目其所長云耳謨

問德行不知可兼言語文學政事否曰不消如此看自就逐項

上看如顏子之德行固可以備若他人固有德行而短於才者因云冉伯牛閔子之德行亦不多見子夏子游兩人成就自不同胡五峯說不知集注中載否他說子夏是循規守矩細密底人子游却高朗又欠細密工夫荀子曰第作其冠神禫其辭禹行而舜趨是子張氏之賤儒也正其衣冠齊其顏色嗛然而終日不言是子夏氏之賤儒也偷懦憚事無廉耻而耆飲食必曰君子固不用力是子游氏之賤儒也如學子游之弊只學得許多放蕩踈闊意思賀孫因舉如喪至乎哀而止事君數斯辱朋友數斯疏皆是子游之言如小子當洒掃應對進退等語皆是子夏之言又如子游能養而不能敬子夏能敬而少溫潤之色皆見二子氣象不同處曰然賀孫問德行言語政事文學之別曰德行是箇兼內外貫本末全體底物事那三件各是一物見於用者也熹德行得之於心而見於行事者也熹

回也非助我者也章

舊曾問李先生顏子非助我者處李先生云顏子於聖人根本有默契處不假枝葉之助也如子夏乃枝葉之助祖道

南容三復白圭章

先生令接讀問曰南容三復白圭云不是一旦讀此乃是日日讀之玩味此詩而欲謹於言行也此事見家語自分明時舉

顏路請子之車章

鄭問顏淵死孔子既不與之車若有錢還亦與之否曰有錢亦須與之無害溥

問注以爲命車何以驗之曰禮記言大夫賜命車節

門人厚葬章

門人厚葬是顏子之門人不得視猶子以有二三子故也嘆不得如葬鯉之得宜此古註說得甚好又簡徑明作

季路問事鬼神章

事人事鬼以心言知生知死以理言泳

或問季路問鬼神章曰事君親盡誠敬之心即移此心以事鬼神則祭如在祭神如神在人受天所賦許多道理自然完具無欠闕須盡得這道理無欠闕到那死時乃是生理已盡亦安於死而無媿時舉

或問二氣五行聚則生散則死聚則不能不散如晝之不能不夜故知所以生則知所以死苟於事人之道未能盡焉能事鬼哉曰不須論鬼為已死之物但事人須是誠敬事鬼亦要如此事人如出則事公卿入則事父兄事其所當事者事鬼亦然苟非其鬼而事之則諂矣去偽

問人鬼一理人能誠敬則與理為一自然能盡事人事鬼之道有是理則有是氣人氣聚則生氣散則死是如此否曰人且從分明處理會去如誠敬不至以之事人則必不能盡其道况事神乎不能曉其所以生則又焉能曉其所以死乎廣

亞夫問未知生焉知死先生曰若曰氣聚則生氣散則死才說破則人便都理會得然須知道人生有多少道理自稟五常之性以來所以父子有親君臣有義者須要一一盡得這生底道理則死底道理皆可矣張子所謂存吾順事沒吾寧也是也時舉

問天地之化雖生生不窮然而有聚必有散有生必有死能原始而知其聚而生則必知其後必散而死能知其生也得於氣化之日初無精神寄寓於太虛之中則知其死也無氣而俱散無復更有形象尚留於冥漠之內曰死便是都散無了或問季路問鬼神章曰世間無有聚而不散散而不聚之物聚時是這模樣則散時也是這模樣若道孔子說與子路又不全與他說若道不說又也只是恁地義剛

先生說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曾以一時趨平原者言之我於人之不當事者不妄事則於鬼神亦然所以程子云能盡事人

之道則能盡事鬼之道一而二二而一過

問伊川謂死生人鬼一而二二而一是兼氣與理言之否曰有是理則有是氣有是氣則有是理氣則二理則一賀孫

徐問集注云鬼神不外人事在人事中何以見曰鬼神只是二氣屈伸往來在人事如福善禍淫亦可見鬼神道理論語少說此般話曰動靜語默亦是此理否曰亦是然聖人全不曾說這般話與人以其無形無影固亦難說所謂敬鬼神而遠之只如此說而已集注無

閔子侍側章

問閔子問問冉有子貢侃侃二者氣象曰閔子純粹冉有子貢便較粗了侃侃便有盡發見在外底氣象閔子則較近裏此子推

問冉有子貢侃侃如也這侃侃字只作剛直說如何曰也只是剛直閔子蹇氣象便自深厚冉有子貢便都發見在外賀孫

詩有子貢侃侃如也侃侃剛直之貌不必泥事迹以二子氣象觀之賜之達求之藝皆是有才底人大凡人有才便自暴露便自然有這般氣象閔子純於孝自然有閔閔氣象端蒙

問閔閔是深沉底侃侃是發露圭角底行行是發露得粗底夔孫問閔閔行行侃侃皆是剛正之意如冉求平日自是箇退遜之人如何也解有此意思曰三子皆意思大同小異求賜則微見其意子路則全體發在外閔子則又全不外見然此意思亦自在三子者皆有疑必問有懷必吐無有遮覆含糊之意曰豈非以卑承尊身得入於柔佞卑諂三子各露其情實如此故夫子樂之曰都無那委曲回互底意思廣

問閔閔行行侃侃曰閔子於和悅中却有剛正意思仲由一於剛正閔子深厚仲由較表露問子路不得其死然曰然者未定之辭聖人雖謂其不得其死使子路能變其氣習亦必有以處死賀孫

吳伯英講由也不得其死處問曰由之死疑其甚不明於大義豈有子拒父如是之逆而可以仕之乎曰然仲由之死也有些沒緊要然誤處不在致死之時乃在於委質之始但不知夫子既教之以正名而不深切言其不可仕於衛何歟若冉有子貢則能問夫子為衛君與否蓋不若子路之籠率壯祖或問子路死於孔悝之難死得是或曰非是自是死得豈出公豈可仕也又問若仕於孔悝則其死為是或曰未問死孔悝是不是只合下仕於衛自不是了况孔悝亦自是不好底人何足仕也子路只見得可仕於大夫而不知輒之國非可仕之國也問孔門弟子多仕於列國之大夫者何故曰他別無科闕仕進者只有此一門舍此則無從可仕所以顏閔寧不仕耳

子路死孔悝之難未為不是只是他當初事孔悝時錯了到此不得其死此本一作死衛君不正冉有子貢便能疑而問之有

思量便不去事他若子路粗平全不信聖人說話必也正名亦是教子路不要仕衛他更說夫子之迂若由也不得其死聖人已見得他錯了但不如鳴鼓攻之責得求之深雖有不得其死及正名之說然終不分曉痛說與他使之知不要事孔悝此事不可曉不知聖人何故不痛責之明作

子路為人籠於精微處多未達其事孔悝蓋其心不以出公為非故也悝即出公之黨何以見得他如此如衛君待子為政夫子欲先正名他遂以為迂可見他不以出公為非故其事悝蓋自以為善而為之而不知其非義也帶

子貢問師與商也章

問師也過商也不及者過與不及處莫只是二子知見上欠工夫曰也不獨知見上欠只二子合下資質是這模樣子張便常要將大話蓋將去子夏便規規謹守看論語中所載子張說話及夫子告子張處如多聞闕疑多見闕殆之類如子張

自說我之大賢歟於人何所不容我之不賢歟人將拒我如之何其拒人也此說話固是好只是他地位未說得這般話這是大賢以上聖人之事他便把來蓋人其踈曠多如此孔子告子夏如云無爲小人儒又云無欲速無見小利如子夏自言可者與之其不可者拒之小子當洒掃應對進退之類可見又問參也竟以魯得之魯却似有不及之意然曾參雖魯而規模志向自大所以終能傳夫子之道子夏合下淺狹而不能窮究道體之大全所以終於不及曰魯自與不及不相似魯是質樸渾厚意思只是鈍不及底恰似一箇物事欠了些子賀孫

問伊川謂師商過不及其弊爲楊墨曰不似楊墨墨氏之學萌蘖已久晏子時已有之兼師商之過不及與兼愛爲我不關事必大

季氏富於周公章

問以季氏之富而求也爲之聚歛曰不問季氏貧富若季氏雖富而取於民有制亦何害此必有非所當取而取之者故夫子如此說義剛

問冉求聖門高弟親炙聖人不可謂無所見一旦仕於季氏爲之聚歛而附益之蓋緣他工夫間斷故不知不覺做到這裏豈可不時時自點檢曰固是只緣箇公私義利界分不明所以如此若是常在界分內做自然不到如此纔出界分去則無所不至矣廣

問季氏富於周公章一章先生令舉范氏之說歎美久之云人最怕資質弱若過於剛如子路雖不得其死百世之下其勇氣英風尚足以起頑立懦若冉有之徒都自扶不起如云可使足民他豈不知愛民而反爲季氏聚歛如范氏云其心術不明惟是心術不明到這般所在都不自知又云以仕爲急他只緣以仕爲急故從季氏見他所爲如此又按不出一向從

其惡賀孫因云若閔子善為我辭之意便見得煞高曰然因云謝氏說閔子處最好因令賀孫舉讀全文曰冉求路頭錯處只在急於仕人亦有多樣有一等人合下只是要求進又有一等人心性自不要如此見此事自匹似閑又有一等人雖要求進度其不可亦有退步之意賀孫

柴也愚章

柴也愚他是箇謹厚底人不曾見得道理故曰愚明作

吳伯英問柴也愚因說柴嘗避難於衛不徑不竇使當時非有室可入則柴必不免此還合義否曰此聖人所以言其愚也若夫子畏於匡微服過宋料須不如此壯祖

用之問高子羔不竇不徑事曰怕聖人須不如此如不徑不竇只說安平無事時節若富有寇賊患難如何專守此以殘其軀此柴之所以為愚聖人微服而過宋微服是著那下賤人衣服觀這意如此只守不徑不竇之說不得如途中萬一遇

大盜賊也須走避那時如何要不由小徑去得然子羔也是守得定若更學到變通處儘好止緣他學有未盡處問學到時便如魯子之易箚曰易箚也只是平常時節又曰子路使子羔為費宰子曰賊夫人之子不可為政者正緣他未能應變他底却自正問子路之死與子羔事如何曰子路事更難說又曰如聖節就祝壽處拜四拜張忠甫不出仕嘗曰只怕國忌聖節去拜佛不得這也如不竇不徑相似因說國家循襲這般禮數都曉不得往往拜佛之事始於梁武帝以私忌設齋始思量聖節要寓臣子之意又未有箇所在奉安又曰尊號始於唐德宗後來只管循襲若不是人主自理會得如何說當神宗時群臣上尊號司馬溫公密撰不允詔書勸上不受神宗便不受這只是神宗自見得若不自見得雖溫公也要如此不得且如三年喪其廢如此長遠壽皇要行便行了也不見有甚不可行處賀孫

參也魯魯是魯鈍曾子只緣魯鈍被他不肯放過所以做得透
若是放過只是魯而已格

讀參也魯一段云只魯子資質自得便宜了蓋他以遲鈍之故
見得未透只得且去理會終要洞達而後已若理會不得便
放下了如何得通透則是終於魯而已特舉

參也竟以魯得之曾子魯鈍難曉只是他不肯放過直是捱得
到透徹了方住不似別人只略綽見得些小了便休今一樣
敏底見得容易又不能堅守鈍底捱得到略曉得處便說道
理止此更不深求惟曾子不肯放舍若這事着未透真是捱
得到盡處所以竟得之個

明道謂曾子竟以魯得之緣他質鈍不解便理會得故着工夫
去看遂看得來透徹非他人所及有一等伶俐人見得雖快然
只是從皮膚上略過所以不如他且莫說義理只如人學做
文章非是只恁地讀前人文字了便會做得以他底亦須是

下工夫始造其妙觀韓文公與李翊書老蘇與歐陽公書說
他學做文章時工夫甚麼細密豈是只恁從冊子上略過使
做得如此文字也殺客

參也竟以魯得之魯鈍則無造作賀孫
曾子以魯得之只是魯鈍之人却能守其心專一明達者每事
要入一分半上落下多不專一端蒙

回也其庶乎章

敬之問回也其庶乎箋空大意謂顏子不以貧窶動其心故聖
人見其於道庶幾子貢不知貧富之定命而於貧富之間不
能無留情故聖人見其平日所講論者多出億度而中曰據
文勢也是如此但顏子於道庶幾却不在此聖人謂其如此
益見其好子貢不受命也在平日聖人亦不因其貨殖而言
賀孫因問集註云顏回言其樂道又能安貧以此意者若顏
子不處貧賤困窮之地亦不害其為樂曰顏子不處貧賤固

自樂到他處貧賤只恁地更難所以聖人於此數數拈撥出來賀孫

顏子屢空說作空中不是論語中只有空空如也是說無所得別不見說虛空處可學

問屢空前輩及南軒皆作空無說以為無意必固我之無但顏子屢空未至於聖人之皆無而純然天理也及先生所解却作屢空乏而自樂何也曰經意當如此不然則連下文子貢作二段事空無之說蓋自何晏有此解晏老氏清淨之學也因其有此說後來諸公見其說得新好遂發明之若顏子固是意必固我之屢無只是此經意不然顏子不以貧乏改其樂而求其富如此說下文見得與子貢有優劣寓

問呂曰貨殖之學裏所聞見以度物可以屢中而不能悉中嘗記前輩一說曰自太史公班固列子貢於貨殖下與馬醫夏畦同科謂其所至諸侯莫不分庭抗禮天下後世無不指子

貢為豎賈之事子貢孔門高第豈有聖人之門而以賈豎為先乎屢空無我者也其學則自內而求貨殖自外而入非出於己之所自得也特其才高九接於見聞者莫不解悟比之屢空者為有間矣曰比說乃觀文葉公所作審是集中之語蓋呂與叔之遺意也乍看似好而道理恐不如是蓋屢空者空乏其身也貨殖則對屢空而言不能不計較者是也范氏曰顏子簞食瓢飲屢絕而不改其樂天下之物豈有能動其心者此說為得之誤

子張問善人之道章

問善人之道曰善人之道只是箇善人底道理所謂善人者是天資渾全一箇好人他資質至善而無惡即可欲之謂善他所行底事自然皆善不消得按本子自不至於惡若是常人必循塗守轍行之皆善却緣只是如此而無學故不能入聖

人闢室橫渠之解極好全轍猶言規矩尺度。然田

味道問善人只是好資質全未曾學白是又問不踐迹曰是古人所做底事恁地好雖不曾學古人已做底事做得來也恁地好循塗守轍猶言循規守矩云耳

踐迹是舊迹前人所做過了底樣子是成法也善人雖不曾知得前人所做樣子效他去做但所為亦自與暗合但未能到聖人深處恪

施問不踐迹曰是他資質美所為無箇不是雖不踐成法却暗合道理然他也自不能曉會只暗合而已又却不曾學問所以亦不入於室林問入室室是神化地位否曰非也室只是深奧處寓

問不踐迹曰善人質美雖不學樣子却做得是然以其不學是以不入室到聖人地位不得謙之善人乃是天資自然有善者不待循常而自然能有其善然

而不能加學則亦不足以入聖人之室震

謝教問不踐迹曰資質美只是暗合不依本子做橫渠說得好然亦只是終於此而已序

問不踐迹亦不入於室莫是篤行之而後可以入善之圃與否曰若如此言却是說未為以前事今只說善人只是一箇好底資質不必踐元本子亦未入於室須是要學方入聖賢之域惟橫渠云志於仁而無惡此句最盡如樂正子自可欲之善人去自可到美大聖神地位去篤

問善人莫是天資好人否故雖不必循守舊人途轍而自不為惡然其不知學問故亦不能入於聖人之室此可見美質有限學問無窮否曰然廣

問尋常解踐迹猶踏故步不踐迹者亦有所進亦不入於室者所進不遠也今集注解踐迹不循樣轍之意如何曰善人者以其心善故不假成法而其中自能運用故曰不踐迹據此

止說善人未有進意治

問不踐迹何以爲善人曰不循習前人已試之法度而亦可以爲善如漢文帝是也大雅

魏才仲問善人之道一章曰如所謂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矣之類又問如太史公贊文帝爲善人意思也是曰然只爲他截斷只到這裏不能做向上去所以說道不依樣子也自不爲惡只是不能入聖人之室又問文帝好黃老亦不免有慘酷處莫是纔好清淨便至於法度不立必至慘酷而後可以服人曰自清淨至慘酷中間大有曲折却如此說不得准是自家好清淨便一付之法有犯罪者都不消問自家但看法何如只依法行自家這裏更不與你思量得此所以流而爲慘酷伯謨曰黃老之教本不爲刑名只要理會自己亦不說要慘酷但用之者過耳曰緣黃老之術九事都先退一着做教人不防他到得逼近利害也便不讓別人寧可我殺了你定不容你殺了我他術多是如此所以文景用之如此文帝猶善用之如南越反則卑詞厚禮以誘之吳王不朝賜以几杖等事這退一着都是術數到他教太子晁錯爲家令他謂太子亦好學只欠識術數故以晁錯傳之到後來七國之變弄成一場紛亂看文景許多慈祥豈弟處都只是術數然景帝用得不好如削之亦反不削亦反賀孫

子畏於匡章

或問面何敢死伊川改死爲先是否曰伊川此說門人傳之恐誤其間前後有相背處今只作死字說其曰吾以汝爲死矣者孔子恐顏面遇害故有此語顏子答曰子在回何敢死者顏子謂孔子旣得脫禍吾可以不死矣若使孔子遇害則顏子只得死救之也或問顏路在顏子許人以死何也曰事偶至此只得死此與不許友以死之意別不許以死在未處難以前乃可如此處已遇難却如此說不得去偽

朱子語類卷第四十一十五版

論語二十二

先進篇下

季子然問仲由冉求章

問據賀孫看來仲由冉求氣質不同恐冉求未必可保仲由終是不屈曰不要論他氣質只這君臣大義他豈不知聖人也
是知他必可保然死於禍難是易事死於不可奪之節是難事纔出門去事君這身已便不是自家底所謂事君能致其身是也如做一郡太守一邑之宰一尉之任有盜賊之虞這不成休了便當以死守之亦未為難惟卒遇君臣大變利害之際只爭些子這誠是難今處草茅說這般事似未為切已看史策所載篡易之際直是難處篡弑之賊你若不從他他便殺了你你從他便不死既是貪生惜死何所不至賀孫
問孔門弟子如由求皆仕於季氏何也曰只仕便是病了儘高

底便不肯仕如閔子曾子是也但當時不仕則已仕則必出於季氏蓋當時曾君用舍之權皆歸於季氏也又問子路未易屈者當時亦仕於季氏蓋他雖不能行其道亦稍知尊敬之曰說道他尊敬不得才不當仕時便教他尊敬也不當仕次日見先生先生又曰夜來說說尊敬話這處認不得當下便做病而今說被他敬去仕他若是箇賊來尊敬自家自家還從他不從他但看義如何耳夔孫

因說仕於季氏之門者仲弓為季氏宰亦未是叛臣只是乘魯之弱招權聚財歸己而已然終不敢篡如曹操故昭公出許多時季氏卒不敢取至於三卿分晉亦必俟天子之命乃安只是當時曾君自做不行弱則常如此強則為昭公若孔子處之則必有道矣如隋三都是乘他要墮而墮之三都墮而三家之所恃者失矣故其勢自弱如羅崇勳殺牙兵初惡其為亂既殺之又自弱璘因言三家自不相能如鬪雞之事可見曰三

家急之則合緩之又曰不相能璘

問以道事君不可則止忠告而善道之不可則止張子韶解此謂當其微有不可則隨即止之無待其事之失過之形而後用力以止之也曰子韶之說不通與上下文義不相貫近世學者多取此說愛其新奇而不察其不當於理此甚害事不可不知也謨

子路使子羔為費宰章

問何必讀書然後為學曰子路當初使子羔為費宰意不知如何本不是如此只大言來答故孔子惡其佞問此恐失之偏否曰亦須是講學方可如此做左傳子產說學而後從政未聞以政學一段說得好如子路却是以政學者也淳

子路曾皙冉有公西華侍坐章

讀曾皙言志一章曰此處正要理會如子路說比及三年可使有勇冉有云可使足民不知如何施設得便如此曾皙意思

固是高遠須是看他如何得如此若子細體認得這意思分明令人消得無限利祿鄙吝之心須如此看方有意味時舉舟求公西赤言皆退讓却是見子路被晒後計較如此說子路是真此四人氣象好看升卿

曾點之志如鳳凰翔于千仞之上故其言曰異乎三子者之撰趙曾點是見他箇道理大原了只就眼前景致上說將去其行有不掩者是他先見得大了自然是難揜廣

曾點見得事事物物上皆是天理流行良辰美景與幾箇好朋友行樂他看那幾箇說底功名事業都不是了他看見日用之間莫非天理在在處處莫非可樂他自見得那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處此是可樂天理植

林恭甫問浴沂事曰想當時也真是去浴但古人上已祓禊只是盥濯手足不是解衣浴也義剛

恭父問曾點詠而歸意思如何曰曾點見處極高只是工夫疎略他狂之病處易見却要看他狂之好處是如何緣他日用之間見得天理流行故他意思常恁地好只如莫春浴沂數句也只是略略地說將過又曰曾點意思與莊周相似只不至如此跌蕩莊子見處亦高只不合將來玩弄了時舉

敬之又問曾點章曰都不待着力說只是他見得許多自然道理流行發見眼前觸處皆是點但舉其一事而言之耳只看他鼓瑟希鏗爾舍瑟而作從容優裕悠然自得處無不是這箇道理此一段都是這意思今人讀之只做等閑說了當時記者亦多少子細曾點見子路冉有公西華幾箇所對都要着力出來做他肚裏自覺得不足為若以次對當於子路對後便問他聖人見他鼓瑟意思恁地自得且問從別人上去待都說了却問他又曰這道理處處都是事父母交朋友都是這道理接賓客是接賓客道理動靜語默莫非道理天地

之運春夏秋冬莫非道理人之一身便是天地只緣人爲人欲隔了自看此意思不見如曾點却被他超然看破這意思夫子所以喜之日月之盈縮晝夜之晦明莫非此理賀孫

曾點之志夫子當時見他高於三子故與之要之觀夫子不知所以裁之之語則夫子正欲共他理會在這道夫

曾點言志當時夫子只是見他說幾句索性話令人快意所以與之其實細密工夫却多欠闕便似莊列如季武子死倚其門而歌打曾參仆地皆有些狂怪人傑

恭父問曾點說詠而歸一段恐是他已前實事因舉以見志曰他只是說出箇意思要如此若作以前事說亦不可知人只見說曾點狂看夫子特與之之意須是大段高緣他資質明敏洞然自見得斯道之體看天下甚麼事能動得他他大綱如莊子明道亦補莊子云有六底意思又云莊生形容道體儘有好處邵康節晚年意思正如此把造物世事都做則劇

看曾點見得大意然裏面工夫却踈略明道亦云莊子無禮無本賀孫

或問如或知爾則何以哉待諸子以可用對而曾點獨不答所問夫子乃許之何也曰曾點意思見得如此自與諸子別看他意思若做時上面煞有事在或問如何煞有事曰曾點見得如此時若子路冉求公西華之所爲曾點爲之有餘又曰只怕曾點有莊老意思或問曾點是實見得如此還是偶然說着曰這也只是偶然說得如此他也未到得便做莊老只怕其流入於莊老又問東萊說曾點只欠寬以居之這是如何曰他是太寬了却是工夫欠細密因舉明道說康節云堯夫豪傑之士根本不貼貼地又曰今人却怕做莊老却不怕做管商可笑賀孫

問夫子令四子言志故三子皆言用夫子卒不取而取無用之曾點何也曰三子之志趣皆止於所能而曾點氣象又大志

趣又別極其所用當不止此也又曰曾點雖是如此於用工夫處亦欠細密卓

子路曾皙等言志觀其所對只住在所做工夫上故聖人與點又以進諸子如告子路何足以臧亦此意端蒙

問四子言志曰曾點與三子只是爭箇粗細曾點與漆離開只是爭箇生熟曾點說得驚天動地開較隱貼三子在孔門豈是全不理會義理只是較粗不如曾點之細又曰子路使民非若後世之孫吳冉有足民非若後世之管商賜

子路品格甚高若打疊得些子過謂籠便是曾點氣象升州

魚點於道見其遠者大者而視其近小皆不足為故其言超然無一毫作為之意唯欲樂其所樂以終身焉耳道夫

敬之問曾點言志見得天理流行獨於其間認取這許多作自家受用曰不用恁地說曾點只是見得許多都是道理發見觸處是道理只緣這道理本來到處都是賀孫

或問曾點之言如何曰公莫把曾點作面前人看縱說得是也無益須是自家做曾點便見得曾點之心學蒙

問曾點浴沂氣象與顏子樂底意思相近否曰顏子底較恬靜無許多事曾點是自恁說却也好若不已便成釋老去所以孟子謂之狂顏子是孔子稱他樂他不曾自說道我樂大允人自說樂時便已不是樂了淳

或問曾皙言志既是知得此樂便如顏子之樂同曾皙行又不掩何也曰程子說曾點漆離開已見大意他只是見得這大綱意思於細密處未必便理會得如千兵萬馬他只見得這箇其中隊伍未必知如佛氏不可謂他無所見但他只見得箇大渾淪底道理至於精細節目則未必知且君臣父子夫婦兄弟他知道道理發出來然至為人君止於仁為人臣止於敬為人子止於孝之類却未必知也菴

林正卿問曾點只從高處見破却不是次第做工夫來曰某以

為頗與莊列之徒相似但不恁地跌蕩耳又問曾點漆雕開已見大意開却實用工夫曰開覺得細密略

漢卿舉叔重疑問曰曾點已見大意或謂點無細密工夫或謂點曾做工夫而未至如何曰且只理會曾點如何見得到這裏不須料度他淺深徒費心思也人傑

或問曾子曰是他見得到日用之間無非天理流行如今便是不能得恁地充其見便是孔子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意思聖賢做出便只是這箇物事更不用安排如今將文字看也說得是如此只是做不能得恁地漢卿再請前所問必有事焉蒙教曰人須常常收斂此心但不可執持太過便倒塞了然此處最難略看差了便是禪此意如何曰這便是難言正淳謂云云先生曰固是如此便是難學者固當尋向上去只是向上去偏以怕湯差只吾儒與禪家說話其深處止是毫忽之爭到得一向上尋又只畫住在淺處須是就源頭

看若理會得只是滔滔地去如操舟尋得大港水脉便一直溜去不問三尺船也去得五尺船也去得一丈二丈船也去得若不就源頭尋得只三五尺船子便只閣在淺處積年過代無緣得進賀孫

先生令叔重讀江西嚴時亨歐陽希遜問目皆問曾點言志一段以為學之與事初非二致學者要須涵養到清明在躬志氣如神之地則無事不可為也先生曰此都說得偏了學固着學然事亦豈可廢也若都不就事上學只要便如曾點樣快活將來却恐狂了人去也學者要須常有三子之事業又有曾點襟懷方始不偏蓋三子是就事上理會曾點是見得大意曾點雖見大意却少事上工夫三子雖就事上學又無曾點底脫洒意思若曾子之學却與曾點全然相反往往曾點這般說話曾子初問却理會不得他但夫子說東便去學東說西便去學西說南便去學南說北便去學北到學來學

去一旦貫通却自得意思也時舉

蕭問曾點言志章程子云云先生曰集注內載前輩之說於句下者是解此句文義載前輩之說於章後者是說一章之大旨及反覆此章之餘意今曾點說底不曾理會得又如何理

會得後面底

雜以集注

所謂天理流行一句須是先自盡於一心然後及物則能隨寓而樂如曾點只是他先自分內見得箇道理如莫春以下是無可說只就眼前境界便說出來也得又曰曾點曾參父子却相背曾點是先見得大了曾參却細孔子見他着細工夫到遂告以一貫那時參言下一唯見得都實如曾點則行有不掩是他先見得大了自然是難掩士教

問集注云曾點之學有以見乎日用之間莫非天理流行之妙日用之間皆人所共曾點見處莫不在於飢食渴飲冬裘夏葛以至男女居室之類在曾點見則莫非天理在他人則只以

濟其嗜欲曰固是同是事是者便是天理非者便是人欲如視聽言動人所同也非禮勿視聽言動便是天理非禮而視聽言動便是人欲植曰即是五峯所謂天理人欲同行異情否曰是植

周貴卿問先生教人每令就下學上用功而子路曾皙冉有公西華侍坐一章乃云其視三子區區於事為之末者有間矣如何曰三子於事為上也見不曾透如為國以禮他正緣見那為國以禮底道理未透所以後來恁地今觀三子雖不可盡見然大槩也可知如子路便是那些子客氣未消磨得盡冉求畢竟有才要做事為任意重公西華較細膩得些子但也見不透又問曾皙似說得高遠不就事實曰某嘗說曾皙不可學他是偶然見得如此夫子也是一時被他說得恁地也快活人故與之今人若要學他便會狂妄了他父子之學正相反曾子是一步一步踏着實地去做直到那參乎吾道

一以貫之曾子曰唯方是變錄作而已也不曾恁地差異從此後也只是穩穩帖帖恁地去到臨死尚曰而今而後吾知免夫小子也依舊是戰戰兢兢不曾恁地自在夔孫錄云未死以前戰戰兢兢曾皙不曾見他工夫只是天資高後自說着如夫子說吾黨之小子狂簡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這便是狂簡如莊列之徒皆是他自說得恁地好變錄云地是所以夫子要歸裁正之若是不裁只管聽他恁地今日也浴沂詠歸明日也浴沂詠歸却做箇甚麼合殺義剛

夫子與點以其無所係著無所作為皆天理之流行夫何為哉恭已正南面而已天叙有典勅我五典五惇哉天秩有禮自我五禮有庸哉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即此氣象夫子以其所見極高明了所以與之如今人見學者議論拘滯忽有一箇說得索性快活亦須喜之然未見

得其做事時如何若只如此忽略恐却是病其流即莊老耳如季武子之死倚門而歌事及家語所載芸瓜事雖未必然但如此放曠九伯事何故都當歡在他身上所以孟子以之與琴張牧皮同稱狂士又莊子載子桑戶孟子反子琴張事雖是寓言未足憑然何故不別言一人孔門如曾點只見識高未見得其後成就如何如曾參却是篤實細密工夫到程子論三子言志自是實事一段甚好及論夫子與點一段意却少異所以集注兩載之必大

孔子與點與聖人之志同者蓋都是自然底道理安老懷少信朋友自是天理流行天理流行觸處皆是暑往寒來川流山峙父子有親君臣有義之類無非這理如學而時習之亦是窮此理孝弟仁之本亦是實此理所以貴乎格物者是物物上皆有此理此聖人事點見得到蓋事事物物莫非天理初豈是安排得來安排時便湊合不着這處更有甚私意來自

是着不得私意聖人見得只當閑事曾點把作一件大事來
說他見得這天理隨處發見處處皆是天理所以如此樂植
植舉曾點言志明道云蓋與聖人之志同先生詰云曾點與聖
人志同在那裏植云曾點浴沂詠歸樂而得其所與聖人安
老懷少信朋友使萬物各遂其性處同曰也未湊盡得因座
中諸友皆不合先生曰立之底只爭這些子潘子善以為點
只是樂其性分而已日用間見得天理流行才要着私意去
安排便不得曰他不是道我不要着私意安排私意自着不
得這箇道理是天生自然不待安排蓋道理流行無虧無欠
是天生自然如此與聖人安老懷少信朋友底意思相似聖
人見老者合安便安之朋友合信便信之少者合懷便懷之
惟曾點見得到這裏聖人做得到這裏植時舉畧
問曾點言志如何是有堯舜氣象曰明道云萬物各遂其性此
一句正好看堯舜氣象且看莫春時物態舒暢如此曾點情

思又如此便是各遂其性處堯舜之心亦只是要萬物皆如
此爾孔子之志欲得老者安之少者懷之朋友信之亦是此
意又問上蔡云子路冉有公西華皆未免有意必之心曾點
却不願仕故孔子與之此說如何曰亦是但此意逼窄爾又
問曾點之狂如何曰他雖知此理只是踐履未至謨

曾點之志所謂達可行於天下而後行之程子謂便是堯舜氣
象為他見處大故見得世間細小功業皆不足以入其心趙
問程子謂便是堯舜氣象如何曰曾點却只是見得未必能做
得堯舜事孟子所謂狂士其行不掩焉者也其見到處直是
有堯舜氣象如莊子亦見得堯舜分曉或問天王之用心何
如便說到天德而出寧日月照而四時行若晝夜之有經雲
行而雨施以是知他見得堯舜氣象出曾點見識儘高見得
此理洞然只是未曾下得工夫曾點曾參父子正相反以點
如此高明參却曾鈍一向低頭捱將去直到一貫方始透徹

是時見識方到曾點地位然而規模氣象又別寓

問集注謂曾點氣象從容便是鼓瑟處詞意洒落便是下面答
言志雖堯舜事業亦優為之處否曰且道堯舜是甚麼樣事
何不說堯舜之心恰限說事業蓋富有之謂大業至如平章
百姓明目達聰納大麓皆是事也此分明說事業緣曾點見
得道理大所以堯舜事業優為之視三子規規於事為之未
固有間矣是他見得聖人氣象如此雖超乎事物之外而實
不離乎事物之中是箇無事無為底道理却做有事有為之
功業天樣大事也做得針樣小事也做得此所謂大本所謂
忠所謂一者是也點操得柄擲據着源頭諸子則從支派上
做工夫諸子底做得小他底高大曾點合下便見得聖人大
本是如此但於細微工夫却不曾做得所以未免為狂緣他
資稟高見得這箇大不肯脊脊做那小底工夫是他合下一
見便了於細微節目工夫却有欠闕與後世佛老近似但佛

老做得忒無狀耳又云曾參曾點父子兩人絕不類曾子隨
事上做細微曲折做得極爛熟了才得聖人指撥一悟即了
當點則不然合下便見得如此却不曾從事曲折工夫所以
聖人但說吾與點而已若傳道則還曾子也學者須是如曾
子做工夫點自是一種天資不可學也伊川說曾點漆雕開
已見大意點則行不揜開見此箇大意了又却要補填滿足
於未能信一句上見之此與一貫兩處是大節目當時時經
心始得又曰只看異乎三子者之撰一句便是從容灑落處
了又曰諸子之欲為國也是他實做得方如此說湖非定本集
吳兄問曾子言志一段先生曰何謂視其氣象雖堯舜事業亦
可為吳兄無對先生曰曾點但開口說一句異乎三子者之
撰時便自高了蓋三子所志者雖皆是實然未免局於一君
一國之小向上更進不得若曾點所見乃是大根大本使推
而行之則將無所不能雖其功用之大如堯舜之治天下亦

可為矣蓋言其所志者大而不可量也譬之於水曾點之所用力者水之源也三子之所用力者水之流也用力於派分之處則其功止於一派用力於源則故之四海亦猶是也然使點遂行其志則恐未能掩其言故以為狂者也某嘗謂曾點父子為學每每相反曾點天資高明用志遠大故能先見其本往往於事為之間有不屑用力者焉是徒見其忠之理而不知其恕之理也曾子一日三省則隨事用力而一貫之說必待夫子告之而後知是先於恕上得之而忠之理則其初蓋未能會也然而一唯之後本末兼該體用全備故其傳道之任不在其父而在其子則其虛實之分學者其必有以察之

壯祖

問曾點言志雖堯舜事業亦優為之曰曾點為人高爽日用之間見得這天理流行之妙故堯舜事業亦不過自此做將去然有不同處堯舜便是實有之踏實做將去曾點只是偶然綽見在譬如一塊寶珠堯舜便實有在懷中曾點只看見在然他人又不曾見得其嘗說曾點父子正相拗曾子先未曾見得箇大統體只是從事上積累做將去後來方透徹曾點都未曾去做却先曉得了更教他如曾子恁地細密做將去何可比也只緣他見得快後不將當事所以只見得了便休故他言志亦不是要去做事底只是心裏要恁地快活過日而已又云學者須如曾子逐步做將去方穩實

或問曾點氣象曰曾點氣象固是從容灑落然須見得他因甚得如此始得若見得此意自然見得他做得堯舜事業處銖廖子晦李唐卿陳安卿共論三子言志及顏子喟然之歎錄其語質諸先生先生曰覺見諸公都說得枝蔓此等處不通如此說在人自活看方得若云堯舜事業非曾點所能又逐一稱述堯舜來比並都不是如此曾點只是箇高爽底人他意思偶然自見得只見得了便休堯舜則都見得了又都踏着

這箇物事行此其不同處耳要之只說得箇見得天理明所以如此只說得到此佳已上說不去了要人自見得只管推說已是枝蔓或問程子云子路只緣曉不得爲國以禮底道理若曉得便是此氣象如公西舟求二子語言之間亦自謙遜可謂達禮者矣何故却無曾點氣象曰二子只是曉得那禮之皮膚曉不得那裏面微妙處他若曉得便須見得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禮制行矣流而不息合同而化而樂興焉底自然道理矣曾點却有時見得這箇氣象只是他見得了便休緣他見得快所以不將當事他若見得了又從頭去行那裏得來曾參則元來未見這箇大統體先從細微曲折處行都透了見得箇大體曾氏父子二人極不同世間自有一樣人如此高灑見得底學不得也學者須是學曾子逐步做將去方穩實又問子路氣象須較開闊如二子曰然又曰看來他門都是合下不會從實地做工夫去却只是要想象已

攪說箇形象如此所以不實某嘗說學者只是依先儒注解逐句逐字與我理會着實做將去少間自見最怕自立說籠罩此爲學者之大病世間也只有這一箇方法路徑若纔不從此去少間便落草不濟事只依古人所說底去做少間行出來便是我底何必別生意見此最是學者之大病不可不深戒憫

問論語只有箇顏子曾子傳聖人之學其大槩既得聞命矣敢問曾點浴沂處注云有堯舜氣象夫子固於此子點矣而子路爲國以禮處亦注云達得時便是這氣象如何曰子路所言底他亦是無私意但是不遜讓時便不是也曾點見處豈不曰與堯舜同但是他做不得此事如今人在外看屋一椽知得有許大許高然其中間廊廡廳館戶牖房闥子細曲折却是未必看得子細也然看到此也是大故難或曰程子云曾點漆雕開已見得大意如何曰曾點見得較高開只是朴

實其才雖不及點然所見也是不苟或曰曾點既見得天理
流行曾中洒落矣而行有不掩何也曰蓋爲他天資高見得
這物事透徹而做工夫却有欠闕如一箇大屋樣他只見得
四面牆壁高低大小都定只是裏面許多間架殊不見得如
漆雕開見大意則不如點然却是他肯去做點雖見得却又
不肯去做到盡處且如邵康節只緣他見得如此便把來做
幾大作弄更不加細密工夫某嘗謂曾子父子正相反曾參
初頭都不會只從頭自一事一物上做去及四方八面都做
了却到大處及他見得大處時其他小處一一都了也點合
下見得大處却不肯去做小底終不及他兒子也

祖道賜
錄一條見

來離開章
疑同聞

問使子路知禮如何便得似曾皙氣象曰此亦似乎隔焉然亦
只爭箇知不知見不見耳若達得則便是這氣象也曾點只
緣他見得箇大底意思了據他所說之分只得如此說能如

此則達而在上便可做得堯舜事業隨所在而得其樂矣又
曰公且更說曾點意思廣云點是已見得大意其所言者無
非天理之流行都不爲事物所累曰亦不必說不爲事物所
累只是緣他高明白見得箇大底意思曰既見得這意思如
何却行有不掩曰緣他見得了不去下工夫所以如此譬如
人須以目見以足行見得方能行得然亦有見得了不肯行
者亦有未見得後強力以進者如顏子則見與行皆到也又
曰曾點父子學問却如此不同曾點是未行而先見得此意
思者曾子其初却都未能見但一味履踐將去到得後來真
積力久夫子知其將有所得始告之以一貫之說曾子方領
略得然緣他工夫在先故一見便了更無窒礙處若是曾皙
則須是更去行處做工夫始得若不去做工夫則便入於釋
老去也觀季武子死曾點倚其門而歌他雖未是好人然人
死而歌是甚道理此便有些莊老意思程子曰曾點漆雕開

已見大意看得來漆雕開為人却有規矩不肯只恁地休故曰吾斯之未能信廣

問子路若達便是曾點氣象莫是子路無曾點從容意思否曰子路見處極高只是有些麓緣他勇便麓若不是勇又不曾變得如此快這勇却不曾去得如人得這箇藥去病却不曾去得藥毒若去得盡即達為國以禮道理顧文蔚曰子路與冉有公西華如何文蔚曰只是小大不同曰二子終無子路所見問何以驗之曰觀他平日可見文蔚

陳仲亨說子路只是不達為國以禮道理數句未明先生曰子路地位高品格亦大故高但其病是有些子麓緣如此所以便有許多麓暴踈率處他若能消磨得這些子去却恁地退遜則便是這箇氣象了蓋是他資質大段高不比冉求公西華那二子雖如此謙退然却如何及得子路譬之如一箇坑跳不過時只在這邊一跳過便在那邊若達那為國以禮

道理便是這般氣象意正如此求也退故進之冉求之病乃是子路底藥子路底病乃是冉求底藥義剛

李守約問子路達時便是此氣象意謂禮是天理子路若識得便能為國合得天理曰固是只更有節奏難說聖人只為他其言不讓故發此語如今看來終不成纔會得讓底道理便與曾點氣象相似似未曾如此如今且平看若更去說程子之說却又是說上添說子思言鳶飛魚躍與孟子言勿忘勿助長此兩處皆是喫緊為人處但語意各自別後人因喫緊為人一句却只管去求他同處遂至牽合本之

問孔子語子路為國以禮只是以子路不遜讓故發此言程先生云云如何曰到為國以禮分上便是理明自然有曾點氣象可學

伊川謂子路之志亞於曾點蓋子路所言却是實他二子却鑒他子路為夫子所哂故退後說道夫

問再看浴沂章程子云曾點狂者也未必能為聖人之事而能知夫子之志故曰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言樂而得其所以也孔子之志在於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使萬物莫不遂其性曾點知之故孔子喟然嘆曰吾與點也若如程子之說看則事皆切實若只從曾點見得箇大底意思看恐易入於虛無先生曰此一段唯上蔡見得分曉蓋三子只就事上見得此道理曾點是去自己心性上見得那本原頭道理使曾點做三子事未必做得然曾點見處雖堯舜事業亦不過以此為之而已程子所說意思固好但所錄不盡其意看得來上面須別有說話在必先說曾點已見此道理了然後能如此則體用具備若如今恁地說則有用無體便覺偏了因說一貫之旨忠恕之說程先生門人中亦只上蔡領略得他意思餘皆未曉浴沂一事解向來亦曾改過但今尋未見在問先生謂三子從車上且得此道理必如此說然後見得

程子所謂只緣子路不達為國以禮道理若達則便是這氣象之說三子皆是去事上見得此道理而子路之言不讓則便是不知不覺達了這箇道理處故夫子哂之也曰然二子亦因夫子之哂子路故其言愈加謙讓皆非其自然蓋有所警也廣

上蔡說為飛魚躍因云知勿忘勿助長則知此知此則知夫子與點之意看來此一段好當入在集注中舞雩後備○以下集義問前輩說為飛魚躍與曾點浴沂一事同不知曾點之事何緣與子思之說同曰曾點見日用之間莫非天理問何以見曾點見日用之間莫非天理曰若非見得日用之間無非天理只恁地空樂也無意思又曰諸子有安排期必至曾點只以平日所樂處言之曾點不說道欲做那事不做那事又曰曾點以樂於今日者對諸子以期於異日者對又曰某今日見得又別節次日問節取先生所注一段看不見與昨日之說

異曰前日不曾說諸子有安排期必至曾點無之節

朱子語類卷第四十一計二十三板

論語二十三

顏淵篇上

顏淵問仁章

顏子生平只是受用克己復禮四箇字不遷不貳三月不違不改其樂○道夫

顏子克己如紅爐上一點雪道夫

克己復禮間不容髮無私便是仁道夫

克己復禮如通溝渠壅塞仁乃水流也可學

克己復禮如火烈烈則莫我敢遏若海

克己亦別無巧法譬如孤軍猝遇強敵只得盡力舍死向前而

已尚何問哉謹

龔郊伯說克去己私後却方復禮曰克己復禮一如將水去救

火相似又似一件事又似兩件事辯

克己則禮自復閑邪則誠自存非克己外別有復禮閑邪別

有存誠精定此

克己復禮所以言禮者謂有規矩則防範自嚴更不透過漏。克己復禮為仁與可以為仁矣之為如謂之相似與孝弟為仁之本為仁由己之為不同節

一於禮之謂仁只是仁在內為人欲所蔽如一重膜遮了克去己私復禮乃見仁仁禮非是二物可與

問克己復禮如見大賓之時指何者為仁曰存得心之本體節因說克己或曰若是人欲則易見但恐自說是天理處却是人欲所以為難曰固是如此且從易見底克去又却理會難見底如剥百合須去了一重方始去那第二重今且將義利兩字分箇界限緊緊走從這邊來其間細碎工夫又一面理會如做屋柱一般且去了一重窰皮又慢慢出細今人不曾做得第一重便要做第二重工夫去如中庸說戒謹乎其所以不睹恐懼乎其所以不聞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謹其獨此是尋常工夫都做了故又說出向上一層工夫以見義理之無窮耳不成十目所視十手所指處不謹便只去謹獨無此理也雅

元翰問克去己私最是難事乎如今且於日用間每事尋箇是處只就心上驗之覺得是時此心便安此莫是仁否曰此又似說義却未見得仁又况做事只要靠着心但恐己私未克時此心亦有時解錯認了不若日用間只就事上子細思量體認那箇是天理那箇是人欲着力除去了私底不要做一味就理上做去次第漸漸見得道理自然純熟仁亦可見且知聖賢千言萬語雖不同都只是說這道理且將聖賢說底看一句如此說一句如彼說逐句把來湊看次第合得都是這道理或說如今一等非理事固不敢做只在書院中時亦自有一般私意難識所謂孜孜為善孜孜為利於善利之中却解錯認曰且做得一重又做一重大槩且要得界限分明遂

以手畫扇中間云這一邊是善這一邊是利認得善利底界限了又却就這一邊體認纖悉不是處克將去聖人所以下箇克字譬如相殺相似定要克勝得他大率克已工夫是自着力做底事與他人殊不相干緊緊閉門自就身上子細體認覺得才有私意便克去故曰爲仁由己而由人乎哉夫子說得大段分曉呂與叔克已銘却有病他說須於與物相對時克若此則是併物亦克也已私可克物如何克得去已私是自家身上事與物未相干在明作

林安卿問克復工夫全在克字上蓋是就發動處克將去必因有動而後天理人欲之幾始分方知所決擇而用力也曰如此則未動以前不消得用力只消動處用力便得如此得否且更子細次早問看得如何林舉注中程子所言克已復禮乾道主敬行恕坤道爲對曰這箇也只是微有些如此分若論敬則自是徹頭徹尾要底如公昨夜之說只是發動方用

克則未發時不成只在這裏打瞌睡懵懂等有私欲來時旋挺來克如此得否又曰若待發見而後克不亦晚乎發時固是用克未發時也須致其精明如烈火之不可犯始得個

或問克已之私有三氣稟耳目鼻口之欲及人我是也不知那箇是夫子所指者曰三者皆在裏然非禮勿視聽言動則耳目口鼻之欲較多又問克者勝也不如以克訓治較穩曰治字緩了且如捱得一分也是治捱得二分也是治勝便是打疊殺了他學蒙

或曰克已是勝已之私之謂克否曰然曰如何知得是私後克將去曰隨其所知者漸漸克去或曰南軒作克已齋銘不取子雲之說如何曰不知南軒何故如此說恐只是一時信筆寫將去殊欠商量曰聞學中今已開石曰悔不及矣去偽

克已復禮不可將理字來訓禮字克去已私固即能復天理不成克已後便都沒事惟是克去已私了到這裏恰好着精細

底工夫故必又復禮方是仁聖人却不只說克己為仁須說克己復禮為仁見得禮便事事有箇自然底規矩準則

克己須着復於禮賀孫問非天理便是人欲克盡人欲便是天理如何却說克己了又須着復於禮曰固是克了己便是理然亦有但知克己而不能復於禮故聖人對說在這裏却不只道克己為仁須着箇復禮庶幾不失其則下文云非禮勿聽非禮勿視非禮勿言非禮勿動緣本來只有此禮所以克己是要得復此禮若是佛家儘有能克己者雖謂之無己私可也然却不曾復得禮也聖人之教所以以復禮為主若但知克己則下梢必墮於空寂如釋氏之為矣亞夫又問曰如坐如尸立如齊此是理如箕踞跛倚此是非理去其箕踞跛倚宜若便是理然未能如尸如齊尚是己私賀孫問曰此下三句尤詳錄

亞夫問克己復禮章曰今人但說克己更不說復禮夫子言非

禮勿視聽言動即是克己復禮之目也顏子會問夫子會答答得來包括得盡己字與禮字正相對說禮便有規矩準繩且以坐立言之己便是箕踞禮便是坐如尸己便是跛倚禮便是立如齊但如此看便見又曰克己是大做工夫復禮是事事皆落腔窠克己便能復禮步步皆合規矩準繩非是克己之外別有復禮工夫也釋氏之學只是克己更無復禮工夫所以不中節文便至以君臣為父子父子為君臣一齊亂了吾儒克己便復禮見得工夫精細聖人說得來本末精粗具舉下面四箇字便是克己與復工夫皆以禮為準也克己復禮便是捉得病根對證下藥仲弓主敬行恕是且涵養將去是非猶未定涵養得到一步又進一步方添得許多見識克己復禮便剛決克除將去南升

亞夫問克己復禮疑若克己後便己是仁不知復禮還又是一重工夫否曰己與禮對立克去己後必復於禮然後為仁若

克去已私便無一事則克之後須落空去了且如坐當如尸
立當如齊此禮也坐而倨傲立而跛倚此已私也克去已私
則不容倨傲而跛倚然必使之如尸如齊方合禮也故克已
者必須復此身於規矩準繩之中乃所以爲仁也又問若以
禮與已對着當從禮說去禮者天理之節文起居動作莫非
天理起居動作之間莫不渾全是禮則是仁若皆不合節文
便都是私意不可謂仁曰不必皆不合節文但才有一處不
合節文便是欠闕若克去已私而安頓不着便是不入他腔
窠且如父子自是父子之禮君臣自是君臣之禮若把君臣
做父子父子做君臣便不是禮又問克已復禮與主敬行恕
之別曰仲弓方始是養在這裏中間未見得如何顏子克已
復禮便規模大精粗本末一齊該貫在這裏又問克已復禮
如何分精粗曰若以克去已私言之便克已是精底工夫到
禮之節文有所欠闕便是粗者未盡然克已又只是克去私

意若未能有細密工夫一一入他規矩準繩之中便未是復
禮如此則復禮却乃是精處時舉因問夜來先生謂坐如尸
立如齊是禮倨傲跛倚是已有知倨傲跛倚爲非禮而克之
然乃未能如尸如齊者便是雖已克已而未能復禮也曰跛
倚倨傲亦未必盡是私意亦有性自坦率者伊川所謂人雖
無邪心苟不合正理乃邪心也佛氏之學超出世故無足以
累其心不可謂之有私意然只見他空底不見實理所以都
無規矩準繩曰佛氏雖無私意然源頭是自私其身便是有
箇大私意了曰他初問也未便盡是私意但只是見得偏了
時舉曰先生向所作克齋記云克已者所以復禮非克已之
外別有所謂復禮之功是如何曰便是當時也說得忒快了
明道謂克已則私心去自能復禮雖不學文而禮意已得如
此等語也說忒高了孔子說克已復禮便都是實曰如此則
克已復禮分明是兩節工夫曰也不用做兩節者但不會做

工夫底克已了猶未能復禮會做工夫底才克已便復禮也
先生因言學者讀書須要體認靜時要體認得親切動時要
別白得分明如此讀書方為有益時舉

曰爰問克已復禮曰人只有天理人欲兩途不是天理便是人欲
即無不屬天理又不屬人欲底一節且如坐如尸是天理跛
倚是人欲克去跛倚而未能如尸即是克得未盡却不是未
能如尸之時不係人欲也須是立箇界限將那未能復禮時
底都把做人欲斷定先生又曰禮是自家本有底所以說箇
復不是待克了已方去復禮克得那一分人欲去便復得這
一分天理來克得那二分已去便復得這二分禮來且如箕
踞非禮自家克去箕踞稍稍端坐雖未能如尸便復得這些
箇來又問如磨昏鏡相似磨得一分塵埃去復得一分明日
便是如此然而世間却有能克已而不能復禮者佛老是也
佛老不可謂之有私欲只是他元無這禮克已私了却空蕩

蕩地他是見得這理元不是當克已了無歸善處又問所以
喚做禮而不謂之理者莫是禮便是實了有准則有著實處
曰只說理却空去了這箇禮是那理節文教人有準則處
佛老只為元無這禮克來克去空了只如曾點見處便見這
意思又問曾點見得了若能如顏子實做工夫去如何曰曾
點與顏子見處不同曾點只是見他精英底却不見那粗底
顏子天資高精粗本末一時見得透了便知得道合恁地下
學上達去只是被他一時見透所以恁做將去曾點但只見
得這向上底道理所以曾中自在受用處從容因問曾點資
質莫是與顏子相反曰不是與顏子相反却與曾參相反他
父子間為學大不同曾參是逐些子推將去曾點是只見得
向上底了便不肯做又問子路若達為國以禮道理如何便
是這氣象曰若達時事事都見得是自然底天理既是天理
無許多費力生受又問子路就使達得却只是事為之未如

何比得這箇曰理會得這道理雖事爲之末亦是道理暮春者春服既成何嘗不是事爲來又問三子皆事爲之末何故子路達得便是這氣象曰子路才氣去得他雖麓暴些纔理會這道理便就這箇比及三年可使有勇且知方上面却是這箇氣象求赤二子雖似謹細却只是安排來底又更是他才氣小了子路是甚麼樣才氣先生又曰曾點之學無聖人爲之依歸便是佛老去如琴張曾皙已做出這般事來又曰其克已往往吾儒之所不及但只他無那禮可復晏再舉未能至於復禮以前皆是已私未盡克去曰這是旋克將去晏因說夜來說浴乎沂等數句意在言外本爲見得此數句只是見得曾點受用自在處却不曾見得曾點見那道理處須當分明先從這數句上體究出曾點所以如此灑落因箇甚麼曰這數句只是見得曾點從容自在處見得道理處却不在此然而却當就這看出來又曰只爲三子見得低了曾點

恁地說出來夫子所以與之然而終不似說顏子時說他只說是狂者正爲只見得如此做來却不恁地又曰爲國以禮之禮却不只是繁文末節晏問莫便是那克已復禮之禮曰禮是那天地自然之理理會得時繁文末節皆在其中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却只是這箇道理千條萬緒貫通來只是一箇道理夫子所以說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忠恕而已矣是也蓋爲道理出來處只是一源散見事物都是一箇物事做出底一草一木與他夏葛冬裘渴飲飢食君臣父子禮樂器數都是天理流行活潑潑地那一件不是天理中出來見得透徹後都是天理理會不得則一事各自是一事一物各自是一物草木各自是草木不干自己事倒是莊老有這般說話莊子云言而足則終日言而盡道言而不足則終日言而盡物晏因問這禮字恁地重看曰只是這箇道理有說得開朗底有說得細密底復禮之禮說得較細密博文約禮知崇

禮卑禮字都說得細密知崇是見得開朗禮卑是要確守得底又曰早間與亞夫說得那克已復禮是克已便是復禮不是克已了方待復禮不是做兩截工夫就這裏克將去這上面便復得來明道說那克已則私心去自能復禮雖不學禮文而禮意已得這箇說得不相似又曰克已復禮是合掌說底植

孔子告顏淵只說克已復禮若是克得已復得禮便自見仁分曉如往長安元不曾說與長安有甚物事如何但向說向西去少間他到長安自見得斐孫

因論克已復禮冷歎曰為學之艱未有如私欲之難克也先生曰有祭他不何時有與他做一片時治。謙之錄云有言私欲難去曰難有時忘了

他有一時便與人為一片了非禮即已克已便復禮克已復禮便是仁天下歸仁天下以仁歸之閔祖

問克已復禮即仁乎曰克已復禮當下便是仁非復禮之外別有仁也此間不容髮無私便是仁所以謂一日克已復禮天下歸仁若直箇一日打併得淨潔便是仁如昨日病今日愈便是有病伯羽

一日克已復禮則一日天下歸仁二日克已復禮則二日天下歸仁斐孫

或問天下歸仁曰一日克已復禮使天下於此皆稱其仁又問一日之間安能如此曰非是一日便能如此只是有此理節或問一日克已復禮天下何故以仁與之曰今日克已復禮天下人來點檢他一日內都是仁底事則天下都以仁與之一月能克已復禮天下人來點檢他一月內都無不仁底事則一月以仁與之若今日如此明日不如此便不會以仁與之也錄

問一日克已天下歸仁若是聖人固無可克其餘則雖是大賢

亦須著工夫如何一日之間便能如此雖顏子亦須從事於四勿曰若是果能克己復禮了自然能如此呂氏曰一日有是心則一日有是德廣

因問一日克己復禮曰呂氏說得兩句最好云一日有是心則一日有是德蓋一日真箇能克己復禮則天下之人須道我這箇是仁始得若一日之內事事皆仁安得天下不以仁歸

之辨。祖道錄云事事皆仁。故曰天下歸仁。

一日存此心則一日有此德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不是恁地略用工夫便一日自能如此須是積工夫到這裏若道是一日克己復禮天下便一向歸其仁也不得若一日克己復禮則天下歸其仁明日若不克己復禮天下又不歸仁賀孫問天下歸仁先生言一日能克己復禮天下皆以仁之名歸之與前說不同何也曰所以克己復禮者是先有為仁之實而後人以仁之名歸之也卓

問一日克己復禮如何使天下便能歸仁曰若真能一日克己復禮則天下有歸仁之理這處亦如在家無怨在邦無怨意思在家無怨一家歸其仁在邦無怨一邦歸其仁就仲弓告止於邦家顏子體段如此便以其極處告之又曰歸猶歸重之意

問克己復禮為仁曰克去己私復此天理便是仁只克己復禮如以刀割物刀是自己己刀就此便割物不須更借別人刀也天下歸仁天下之人以仁稱之也解釋經義須是實歷其事方見着實如說及身而誠樂莫大焉所謂誠者必須實能盡得此理仁義禮智無一些欠闕他底如何不樂既無實得樂自何而生天下歸仁之義亦類此既能克己復禮豈更有人以不仁見稱之理

或問克己復禮則事事皆仁曰人能克己則日間所行事事皆無私意而合天理耳

問顏淵問仁孔子對以克己復禮顏淵請問其目則對以非禮勿視聽言動看得用力只在勿字上曰亦須是要睹當得是禮與非禮文蔚

非禮勿視說文謂勿字似旗脚此旗一麾三軍盡退工夫只在勿字上纔見非禮來則以勿字禁止之纔禁止便克己纔克去便能復禮又云顏子力量大聖人便就他一刀截斷若仲弓則是閉門自守不放賊入來底然敬恕上更好做工夫或問非禮勿視聽言動曰目不視邪色耳不聽淫聲如此類工夫却易視遠惟明才不遠便是不明聽德惟聰才非德便是不聰如此類工夫却難視聽言動但有些箇不循道理處便是非禮

非禮勿視勿聽姦聲亂色不留聰明淫樂惑禮不接心術非是耳無所聞目無所視寓

元翰問非禮勿視聽言動看來都在視上曰不專在視上然聽亦自不好只緣先有視聽便引惹得言動所以先說視聽後說言動佛家所謂視聽甚無道理且謂物雖視前我元不會視與我自不相干如此却是將眼光逐流入鬧可也聽亦然天下豈有此理坐間舉佛書亦有克己底說話先生曰所以不可行者却無復禮一段事既克己若不復禮如何得東坡說思無邪有數語極好他說纔有思便有邪無思時又只如死灰却要得無思時不如死灰有思時却不邪明作

敬之間上面克己復禮是要克盡己私下面四勿是嚴立禁制使之用力曰此一章聖人說只是要他克己復禮一日克己復禮則天下歸仁是言克己復禮之效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是言克己復禮工夫專在我而不在人下面請問其目則是顏子更欲聖人詳言之耳蓋非禮勿視便是要在視上克己復禮非禮勿聽是要在聽上克己復禮非禮勿言是要在言上克己復禮非禮勿動是要在動上克己復禮前後反復

只說這四箇字若如公說却是把做兩截意思看了時舉

問顏淵問仁子曰非禮勿視聽言動嘗見南軒云勿字雖是禁

止之辭然中須要有主宰始得不然則將見禁止於西而生

於東禁止於此而發於彼盖有力不服給者矣主宰云何敬

而已矣先生曰不須更添字又是兩沓了先生問祖道曰公

見南軒如何曰初學小生何足以窺大賢君子曰試一言之

曰南軒大本完具資稟粹然却恐玩索處更欠精密曰未可

如此議之其嘗論未發之謂中字以為在中之義南軒深以

為不然及其再書論之書未至而南軒遣書來以為是南軒

見識純粹踐行誠實使人望而敬畏之其不及也祖道

問顏淵孔子未告以克己復禮當如何用工夫曰如博我以文

約我以禮等可見又問云云曰只消就克己復禮上理會便

了只管如此說甚麼賀孫問論語顏淵問仁與問為邦必竟先是問仁先是問為邦曰看

他自是有這克己復禮底工夫後方做得那四代禮樂底事

業亭

顏子問克己復禮又問其目直是詳審曾子一唯悟道直是直

截如何曰顏子資質固高於曾子顏子問目却是初學時曾

子一唯年老成熟時也漢

人須會問始得勉齋作善問為聖門顏子也是會問他問仁曰克己

復禮為仁聖人恁地答他若今人到這裏須問如何謂之克

己如何謂之復禮顏子但言請問其目到聖人答他非禮勿

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他更不再問非禮是如何

勿視是如何勿聽是如何勿言勿動又是如何但言回雖不

敏請事斯語矣這是箇答問底樣子到司馬牛問得便乖聖

人答他問仁處他說其言也訥斯謂之仁已乎他心都向外

去未必將來做切己工夫所以問得如此又謂不憂不懼斯

謂之君子已乎恰似要與聖人相拗底說話錄云却不向

出外來正明道所這處亦是箇不會問樣子寓
謂塔前說塔也

孔門弟子如仁字義字之說已各各自曉得文義但看答問中
不曾問道如何是仁只問如何行仁夫子答之亦不曾說如
何是仁只說道如何可以至仁如顏子之問孔子答以克己
復禮仲弓之問孔子答以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已
所不欲勿施於人司馬牛之問孔子答以仁者其言也訥樊
遲之問孔子答以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想是仁字都自解
理會得但要如何做賀孫

國秀問聖人言仁處如克己復禮一句最是言得仁之全體否
曰聖人告人如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之類無非言仁若見
得時則何處不是全體何嘗見有半體底仁但克己復禮一
句却尤親切時舉

曹問一日克己復禮便是仁否曰今日克己復禮是今日事明
日克己復禮是明日事克己復禮有幾多工夫在須日日用

工聖人告顏淵如此告子弓如此告樊遲又曰居處恭執事
敬與人忠各隨人說出來須着究竟然大槩則一聖人之意
千頭萬緒終歸一理

林正卿問夫子答顏淵克己復禮為仁之問說得細密若其他
弟子問多是大綱說如語仲弓以己所不欲勿施於人之類
先生大不然之曰以某觀之夫子答群弟子却是細密答顏
子者却是大綱蓋顏子純粹無許多病痛所以大綱告之至
於請問其目答以四勿亦是大綱說使答其他弟子者如此
必無入頭處如答司馬牛以其言也訥是隨其病處使之做
工夫若能訥言即牛之克己復禮也至於答樊遲答仲弓之
類由其言以行之皆克己復禮之功也人傑

或問仁之全體在克己上曰若論全體是處可見且如其言也
訥若於此理會得透徹亦見得全體須是知得那親切處如
求生以害仁殺身以成仁須理會得害箇甚麼成箇甚麼趙

師夏云莫只要不失這道理而滿足此心先生曰如求生以
害仁言身雖生已是傷壞了這箇心殺身以成仁身雖死這
箇心却自完全得在

孔子告顏子以克己復禮語雖切看見不似告樊遲居處恭執
事敬與人忠更詳細蓋爲樊遲未會見得箇已是甚禮是甚
只分曉說教恁地做去顏子便理會得只未敢便領略却問
其目待說得上下周匝了方承當去賀孫

子壽言孔子答群弟子所問隨其材答之不使聞其不能行之
說故所成就多如克己復禮爲仁唯以分付與顏子其餘弟
子不得與聞也今教學者說着便令克己復禮幾乎以顏子
望之矣今釋子接人猶能分上中下三根云我則隨其根器
接之吾輩却無這箇先生曰此說固是如克己之說却緣衆
人皆有此病須克之乃可進使肯相從却不誤他錯行了路
今若教他釋子輩來相問吾人使之克己復禮他還相從否

子壽云他不從矣曰然則彼所謂根器接人者又如何見得
是與不是解后却錯了不可知大雅

或問顏子克己復禮曰公且未要理會顏子如何克己復禮且
要理會自家身已如何須着克己復禮這也有時須會思量
到這裏顏子如何若死要克己復禮自家如何不要克己復
禮如今說時也自說得儘通只是不曾關自家事也有被別
人只管說說來說去無奈何去克己少間又忘了這裏須思
量顏子如何心肯意肯要克己復禮自家因何不心肯意肯
去克己復禮這處須有病根先要理會這路頭才好理會所
以克己之方須是識得這病處須是見得些小功名利達真
箇是輕克己復禮事真箇是重真箇是不恁地不得

梁謙問克己復禮曰莫問顏子克己復禮且就自家已身上說
顏子當時却不解做別事只恁地克己復禮作甚顏子聞一
知十又不是箇不聰明底人而今須是獨自做工夫說要自

家已身見得便如上蔡間程先生之言自然面赤汗流却是見得他從前不是處而今却能遷善改過這箇便是透處卓問一日克已復禮天下歸仁向來徐誠叟說此是克已工夫積習有素到得一日果能克已復禮然後天下歸仁如何曰不必如此說只是一日用其力之意問有人一日之中克已復禮安得天下便歸仁曰只爲不曾克已復禮一日克已復禮即便有一日之仁顏子三月不違仁只是拳拳服膺而弗失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今日克念即可作聖明日罔念即爲狂矣曰到顏子地位其德已成恐不如此曰顏子亦只是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除是夫子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方可說此德明

問顏子已是知非禮人如何聖人更恁地向他說曰也只得恁地做

黃達才問顏子如何尚要克已先生厲聲曰公而今去何處勘驗他不用克已既是夫子與他說時便是他要這箇工夫却如何硬道他不用克已這只是公那象山先生好恁地說道顏子不似他人樣有偏處要克只是心有所思便不是了嘗見他與某人一書說道才是要克已時便不是了這正是禪家之說如果老說不可說不可思之類他說到那險處時又却不說破却又將那虛處說起來如其所說克已便是說外障如他說是說裏障他所以嫌其時只緣是其捉着他緊處別人不曉禪便被他謾其却曉得禪所以被其看破了夫子分明說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顏子分明是請事斯語却如何恁地說得又問上蔡先從偏處克將去其說如何曰也不特恁地夫子說非禮勿視聽言動便盡包得了如偏底固是要克也有不偏而事爲有不穩當底也當克且如偏於嚴克而就寬那寬中又有多少不好處要克今看顏子說夫子循循然善誘人博我以文約我以禮便是也

要博文博文又是前一段事博文須是窮究得箇事理都明
 方解去克已復禮若不博文則自家行得是與不是皆不知
 所以大學先要致知格物方去正心誠意博學之審問之謹
 思之明辨之篤行之前面四項只是理會這物事理會得後
 方去行今若不博文只要撮箇尖底也不解說得親切也只
 是大槩綽得終不的當又問天下歸仁曰只是天下稱其仁
 而今若能克已復禮天下自是稱他是仁人這也不須理會
 只去理會那頭一件如喫飯相似只管喫自解飽若不去喫
 只想箇飽也無益義剛

問天下歸仁集註云歸猶與也謂天下皆與其仁後面却載伊
 川語天下歸仁謂事事皆仁恰似兩般如何曰為其事事皆
 仁所以天下歸仁文蔚集注

問克已復禮為仁這為字便與子路為仁之為字同否曰然又
 問程先生云須是克盡已私皆歸於禮方始是仁恐是仁字

與為仁字意不相似曰克去那箇便是這箇蓋克去已私便
 是天理克已復禮所以為仁也仁是地頭克已復禮是工夫
 所以到那地頭底又問天下歸仁曰自家既事事是仁則天
 下之人見自家事事合仁亦皆曰是仁若自家設有一事未
 是仁有一箇人來說不是仁時便是天下不曾皆與以仁在
 又問孔子答問仁之說甚多惟此說克已復禮恐是謂錄作
 仁之全體曰只見得破做得徹都是全體若見不破做不徹
 時便是克已復禮也是閑說問錄云若真見得則孔子所答
已復禮也只
沒理會○意

問程先生云克已復禮則事事皆仁故曰天下歸仁如何曰不
 若他更有一說云一日克已復禮則天下稱其仁為是大雅
 問程子曰事事皆仁故曰天下歸仁一日之間如何得事事皆
 仁曰一日克已復禮了雖無一事亦不害其為事事皆仁雖
 不見一人亦不害其為天下歸仁植

聖人說話甚實不作今人談空故伊川說天下歸仁只作天下之人以仁與之此是微言惟顏子足以當之浩

問謝氏說克已須從性偏難克處克將去此性是氣質之性否
曰然然亦無難易九氣質之偏處皆須從頭克去謝氏恐人只克得裏面小小不好底氣質而忘其難者故云然憫

問勿者勝私復禮之機曰主在勿字上纔覺非禮意思萌作便提却這勿字一刀兩段已私便可去私去則能復禮而仁矣都是自用着力使他人不着故曰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或問顏子地位有甚非禮處何待下此四勿功夫曰只心術間微有些子非禮處也須用淨盡截斷了他力量大聖人便教他索性克去譬如賊來顏子是進步與之廝殺教仲子以敬恕是教他堅壁清野截斷路頭不教賊來銖因問克已復禮乾道也主敬行恕坤道也乾道是健決意坤道是確守意曰顏子是近前與他一刀兩斷仲子是一面自守久而賊自遁

去此亦只是一箇道理聖人教人因其資之高下故不同要之用功成德則一耳先生因曰今人只爭箇勿字常記胡侍郎云我與顏子只爭一箇勿字顏子非禮便勿視我非禮亦視所以不及顏子因舉說文云勿字勢似旗旗是揮止禁約之物勿者欲人揮止禁約其私欲也銖

問伊川四箴曰這箇須着子細去玩味因言工夫也只恁地做將去也別無道理拘迫得他譬如做酒只是用許多麴時日到時便自迸酒出來九看文字只要溫故知新只溫箇故底便新意自出若捨了故底別要討箇新意便不得也時舉
由乎中而應乎外這是勢之自然制於外所以養其中這是自家做工夫道夫

由乎中而應乎外制於外所以養其中上句是說視聽言動皆由中出此當錄作自下句是用功處錄作即是問須是識別得如何是禮如何是非禮曰固是用分別得然緊要在勿字

上不可放過闕祖

讀伯豐克已復禮為仁說曰只克已便是復禮克已復禮便似

著誠去偽之類蓋已私既克無非天理便是禮大九才有此

私意便非禮若截為兩段中間便有空闕處必大錄此云著

此非克已之後中間又伊川說由乎中而應乎外是說視聽

言動四者皆由此心制乎外所以養其中却是就視聽言動

上克去已私做工夫其大錄此云上句言如尹彥明書四箴

却云由乎中所以應乎外其向見傳本上句初無所以字當

先生顧炎曰程子曰制於外所以養其中這一句好看炎

直卿問制於外所以養其中此是說仁之體而不及用曰制於

外便是用又曰視聽自外入言動自內出聖人言語緊密如

此聖人於顏子仲弓都是就綱領上說其他則是就各人身

上說道夫問由乎中而應乎外制於外所以養其中克已工夫從內面做

去反說制於外如何曰制却在內又問視箴何以特說心聽

箴何以特說性曰互換說也得然諺云開眼便錯視所以就

心上說人有秉彜本乎天性道理本自好在這裏却因雜得

外面言語來誘化聽所以就理上說植

操之有要視為之則只是人之視聽言動視最在先為操心之

準則此兩句未是不好至蔽交於前方有非禮而視故制之

於外以安其內則克已而復禮也如是工夫無間斷則久而

自從容不勉矣故曰久而誠矣端蒙

或問非禮勿視聽言動程子以為制之於外以安其內却是與

克伐怨欲不行底相似曰克已工夫其初如何便得會自然

也須着禁制始得到養得熟後便私意自漸漸消磨去矣今

人須要揀易底做却不知若不自難處入如何得到易處所

謂非禮勿者只要勿為耳眼前道理善惡是非阿誰不知只

是自冒然去做若於眼前底識得分明既不肯去做便却旋

旋見得細密底道理蓋天下事有似是而實非者亦有似非而實是者這處要得講究若不從眼前明白底做將來這箇道理又如何得會自見時舉

李問伊川云制乎外以安其內顏子心齋坐忘都無私意似更不必制於外曰顏子若便恁地聖人又何必向他說克己復禮便是他也更有些私意莫把聖人令做一箇人看便只是這樣人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驕且吝若驕吝便不是周公惟聖罔念作狂若使堯舜為桀紂之行便狂去便是桀紂纘問四箴曰視是將這裏底引出去所以云以安其內聽是聽得外面底來所以云閑邪存誠又問四者還有次第否曰視為先聽次之又曰哲人知幾誠之於思此是動之於心志士勵行守之於為此是動之於身維

問聽箴人有秉彜云云前面亦大槩說至後兩句言閑邪存誠非禮勿聽不知可以改聽字作視箴用得否曰看他視箴說又較力視最在先開眼便是所以說得及至於聽處却又較輕也寓

問知誘物化遂忘其正這箇知是如何曰朱記云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物至知知然後好惡形焉好惡無節於內知誘於外不能反躬天理滅矣人莫不有知知者所當有也物至則知足以知之而有好惡這是自然如此到得好惡無節於內知誘於外方始不好去賀孫

賀孫說顏淵問仁章集註之意曰如此只就上面說又須自家肚裏實理會得始得固是說道不依此說去外面生意不可若只誦其文而自不實曉認得其意亦不可又曰且依許多說話常常諷詠下稍自有得又曰四箴意思都該括得盡四箇箴有說多底有說少底多底減不得少底添不得如言箴說許多也是人口上有許多病痛從頭起至吉凶榮辱惟其所召是就身上謹傷易則誕至出悖來違是當謹於接物間

都說得周備哲人知幾誠之於思志士勵行守之於爲這說
兩般人哲人只於思量間便見得合做與不合做志士便於
做出了方見得雖則是有兩樣大抵都是順理便安裕從欲
便危險集注所錄都說得意意思盡了此外亦無可說只是須
要自實下工夫實見是如何看這意思都克去已私無非禮
之視無非禮之聽無非禮之言無非禮之動這是甚麼氣象
這便是渾然天理這便是仁須識認得這意思賀孫問視聽
之間或明知其不當視而自接乎目明知其不當聽而自接
乎耳這將如何曰視與看見不同聽與聞不同如非禮之色
若過目便過了只自家不可有要視之之心非禮之聲若入
耳也過了只自家不可有要聽之之心然這般所在也難古
人於這處亦有以禦之如云姦聲亂色不留聰明淫樂慝禮
不接心術賀孫

問承海言箴自人心之動因言以宣否否言凶榮辱惟其所召是

謹諸已以下是說接物許多病痛曰上四句是就身上最緊
物處須是不躁妄方始靜專纔不靜專自家這心自做主不
成如何去接物下云矧是樞機興戎出好四句都是說謹言
底道理下四句却說四項病傷易則誕傷煩則支已肆則物
忤出悖則來違賀孫問如今所以難克也是習於私欲之深
今雖知義理而舊所好樂未免沉伏於方寸之間所以外物
纔誘裏面便爲之動所以要緊只在克字上克者勝也日用
之間只要勝得他天理纔勝私欲便消私欲纔長天理便被
遮了要緊最是勝得去始得曰固是如此如權衡之設若不
低便昂不昂便低九天地陰陽之消長日月之盈縮莫不皆
然又云這克已復禮事體極大非顏子之聰明剛健不足以
擔當故獨以告顏子若其他所言如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
承大祭如仁者其言也訥又如居處恭執事敬都是克已事
都是爲仁事但且就一事說然做得工夫到也一般問仲弓

問仁一章曰看聖人言只三四句便說得極謹密說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下面便又說已所不欲勿施於人都無些闕處尋常人說話多是只說得半截問看此意思則體用兼備曰是如此自家身上常是持守到接物又如此則日用之間無有間隙私意直是何所容可見聖人說得如此極密問集注云事斯語而有得則固無已之可克矣此固分明下云學者審已而自擇焉可也未審此意如何曰看自家資質如何夫子告顏淵之言非大段剛明者不足以當之苟惟不然只且就告仲弓處着力告仲弓之言只是淳和底人皆可守這兩節一似易之乾一似易之坤聖人於乾說忠信所以進德也脩辭立其誠所以居業也說得煞廣闊於坤只說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止緣乾是純剛健之德坤是純和柔之德又云看集義聚許多說話除程先生外更要揀幾句在集注裏都括不起看諸公說除是上蔡說得猶似如游揚說

直看不得賀孫

問哲人知幾誠之於思志士勵行守之於爲此是兩般人否曰非也只是誠之於思底却覺得速守之於爲者及其形於事爲早是見得遲了此却是覺得有遲速不可道有兩般却兩脚做功夫去端蒙

尹叔問哲人知幾誠之於思志士勵行守之於爲四句莫有優

劣否曰

寓錄云只是兩更

思是動之微爲是動之著這箇是該動之

精粗爲處動思處亦動思是動於內爲是動於外蓋思於內不可不誠爲於外不可不守然專誠於思而不守於爲不可專守於爲而不誠於思亦不可又曰看文字須是得箇骨子諸公且道這動箴那句是緊要道夫云順理則裕莫是緊要否曰更連從欲則危兩句都是這是生死路頭又曰四者惟視爲切所以先言視而視箴之說尤重於聽也道夫

程子曰人能克已則仰不愧俯不怍心廣體胖其樂可知有息

則餒矣如今見得直如此說得好儒用。閑祖錄云此說極有味。集義

問克已復禮章外書有曰不能克己是為揚氏之為我不能復

禮是為墨氏之兼愛故曰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曰克己

復禮只是一事外書所載殊覺支離此必記錄之誤向來所

以別為一編而目之曰外書者蓋多類此故也伊川嘗曰非

禮處便是私意既是私意如何得仁須是克盡已私皆歸於

禮方始是仁此說最為的確

正淳問程子曰禮即理也不是天理便是人欲尹氏曰禮者理

也去人欲則復天理或問不取尹說以為失程子之意何也

曰某之意不欲其只說復理而不說禮字蓋說復禮即說得

着實若說作理則懸空是箇甚物事如謝氏曰以我視以我

聽以我言以我動夫子分明說是非禮勿視聽言動謝氏却

以以我言之此則自是謝氏之意非夫子所以告顏淵者矣

又如游氏曰顏淵事斯語至於非禮勿動則不離於中其誠

不息而可久將幾固好字總聚在此雖無甚病終不是本地

頭話問游氏專說非禮勿動遺却視聽言三事曰此却只是

提此一語以槩其餘又問謝氏前篇謂曾點胸中無一事此

章乃云仁者心與事一無一忘一助之失曰心與事一只是

做此一事則主在此一事如此說亦無礙惟其心與事一故

能胸中無一事也必大

聖人只說做仁如克己復禮為仁是做這箇模樣便是仁上

蔡却說知仁識仁煞有病節

問天下歸仁曰只是天下以仁稱之又問謝說如何曰只是他

見得如此大抵謝與范只管就見處却不若行上做工夫只

管扛扛得大下梢直是沒著處如夫子告顏子非禮勿視聽

言動只是行上做工夫去偽

天下歸仁言天下皆與其仁伊川云稱其仁是也此却說得實

至楊氏以為天下皆在吾之度內則是謂見得吾仁之大如

此而天下皆固於其中則說得無形影呂氏克已銘如洞然八荒皆在我闡之類同意端蒙

問克已復禮天下歸仁南軒謂克盡已私天理渾然斯爲仁矣天下歸仁者無一物之不體也故克已銘謂洞然八荒皆在我闡近得先生集注却云一日克已復禮則天下之人皆與其仁似與諸公之意全不相似程子曰克已復禮則事事皆仁故曰天下歸仁此意又是如何曰某向日也只同欽夫之說看得來文義不然今解却是從伊川說孔子直是以二帝三王之事許顏子此是微言自可意會孔子曰雍也可使南面當其問仁亦以在邦無怨在家無怨告之浩

某解顏淵問仁章畢先生曰克是克去已私已私既克天理自復譬如塵垢既去則鏡自明瓦礫既掃則室自清如呂與叔克已銘則初未嘗說克去已私去已私只說物我對立須用克之如此則只是克物非克已也

克已銘不合以已與物對說謨

呂與叔說克已從那已物對處克此說雖好然不是夫子與顏子說底意夫子說底是說未與物對時若與物對時方克他却自家已倒了幾多所謂已只是自家心上不合理底便是不待與物對方是又曰呂與叔克已銘只說得一邊佐包詳道言克去勝心忌心先生曰克已有兩義物我亦是已私欲亦是已呂與叔作克已銘只說得一邊方子

問公便是仁否曰非公便是仁盡得公道所以爲仁耳求仁處聖人說了克已復禮爲仁須是克盡已私以復乎禮方是公所以能仁問克已銘痒病疾痛舉切吾身不知是這道理否曰某見前輩一項議論說忒高了不只就身上理會便說要與天地同其體同其大安有此理如初無吝驕作我蝨賊云云只說得克已一邊却不說到復禮處須先克已私以復于禮則爲仁且仁譬之水公則譬之溝渠要流通此水須開

浚溝渠然後水方流行也寓

問或問深論克己銘之非何也曰克己之己未是對人物言只是對公字說猶曰私耳呂與叔極口稱揚遂以己既不立物我並觀則雖天下之大莫不皆在於吾仁之中說得來恁大故人皆喜其快纔不恁說便不滿意殊不知未是如此道夫云如此則與叔之意與下文克己之目全不干涉此自是自修之事未是道著外面在曰須是恁地思之公且道視聽言動千人甚事又問天下歸仁曰克己復禮則事事皆是天下之人聞之見之莫不皆與其為仁也又曰有幾處被前輩說得來大今收拾不得謂如君子所過者化本只言君子所居而人自化所存者神本只言所存主處便神妙橫渠却云性性為能存神物物為能過化至上蔡便道唯能所存者神是以所過者化此等言語人皆爛熟以為必須如此說纔不如如此說便不快意矣道夫

林正卿問天下歸仁曰痒痲疾痛舉切吾身只是存想天下歸仁恁地則不須克己只坐定存想月十日便自天下歸仁豈有此理時舉問程先生曰事事皆仁故曰天下歸仁是如何曰事事皆仁所以天下歸仁於這事做得恁地於那事亦做得恁地所以天下皆稱其仁若有一處做得不是必被人看破了時舉

林正卿問呂與叔云痒痲疾痛舉切吾身不知此語說天下歸仁如何曰聖人尋常不曾有這般說話近來人被佛家說一般大話他便做這般底話去敵他此天下歸仁與在邦無怨在家無怨一般此兩句便是歸仁樣子又問恁是人怨己怨曰人怨恪

問克己銘只說得公底意思曰克己銘不曾說着本意楊子雲曰勝己之私之謂克克字本虛如何專以勝己之私為訓鄭伯克段于鄆豈亦勝己之私耶閔祖

上蔡說先難後生受如伊川便說制之於外以安其內其說平方
以我視以我聽若以為心先有主則視聽不好事亦得大不便
也方

以我視以我聽恐怕我也沒理會方

游定夫有論語要旨天下歸仁引龐居士云云黃簡齋親見其

手筆閣相

曾天游見陳幾叟曰克已復禮舊曉不得因在京師委巷中下

轎涉泥看謂方悟有箇快活處後舉以問薛文薛昂薛云

情盡性復正是如此陳曰又問薛文薛昂薛云

游丈亦以為然陳復曰又更問那游丈蓋定夫以克已復復

與釋氏一般只存想此道理而已舊南本游氏語解中全用

佛語解此一段某已削之若只以想像言克復則與下截非

禮勿視四句有何干涉當

